

死於非命，我有七天時間留戀人間

作者: 憂鬱青年jessie

Powered by [紙言](#)

1

那個星期天的早上，天下著雨，潮潮濕濕。我一個人喝了咖啡，覺得無聊，也是捨意，一個人駕自己的綿羊仔在公路在遊走。

要到哪裡呢？其實我也沒有概念，只想離開家門，呼吸一點新鮮空氣。

一早學電單車我已經知道這是危險的玩意。每一個駕車的人也遇過自己的意外。這是我第一次意外，卻送命了。

我以為即使會死，也會在危險的情況下送命，例如高速公路，深夜，或者被無情的大貨車撞死。結果呢，意外發生在最寧靜的清晨，偏僻而毫不繁忙的道路。

交通燈把我停下來，一切就如常，但突然感覺到衝力，把我拋到半空中。

半空中的我雖然感到驚愕，但已經有不祥的預感。心裡有種想法，知道自己起碼也會受了重傷。

那日我穿了黑色的衣服。

我站起來，看見白色的綿羊仔拋得遠遠，也粉身碎骨了。而我呢？沒有痛楚，也沒有傷患。

再過十多米，是一輛銀色私家車，撞在山坡而停下來。我跑到私家車，看見車內有三個人，一個成年女司機和兩個小孩，全都昏迷了。

心情著急，就拍拍他們的臉，希望他們給我一點反應。可惜，都沒有反應。

我想報警，卻不知電話飛得哪兒去。心情緊張起來，不知所措。

突然就看見一個著白色汗衣的女孩。

我問「可以幫我報警嗎？」，她搖搖頭。

我再問「可以幫我救他們嗎？」，她卻沒有回應。

我既焦急，也感覺到奇怪。她看了看車上的人，又看一看我。

微笑，然後說「你好，我是天使」

她穿白色汗衣，牛仔褲，黑色頭髮扎成一條馬尾，跟一個平常女生無分別。

我很無助地看著她；她的眼神十分明確，卻很慈祥，彷彿完完明白這發生了什麼事。

「放心，他們不會死，只是受了傷」她說。

「但你已經死了」，說罷她指向馬路的另一邊，一個女孩子穿綠色衣服臥在地上，血流在馬路上，似一條河流，叫人心寒。

我才察覺，今天出門時都是穿綠色衣服，不是現在這一件黑色衫。

人在生的時候多姿多彩，原來死了的世界，只有黑白的樸素。

天下雨了，血越流越多，雨水也不能沖淡。

望住灰灰冷的天色，我突然後悔，今天不應該駕電單車的。

我沒有理會天使，只奔向自己的身體，檢查我本人的傷勢。

我努力希望靈魂會返回肉身。我希望今天的故事是死裡翻生，靈魂出竅。

然而我發覺我沒有辦法回到肉身之內。

我不知怎樣辦，望向天使，希望她給我一個指引。

她走過來，告訴我「詠兒，因為是一個好人，所以你死後能看到天使，不會看見魔鬼。」

我問「我可以返回肉身，繼續生存嗎？」

她搖頭，「如果你不用死，我也沒有必要到來迎接你了」

她的話就給我絕望的感覺，我有點失落，卻也來得異常平靜。

活在人世二十多年，卻甚少經歷生離死別。

第一次見證生死，是我爸爸的離開。他得了肺癌，人生最後一段路也受了不少痛苦，使親人朋友流不少眼淚。

第二次見證生死，意想不到是我自己離世了。生老病死，我的人生少了老和病。

我以為我的離開，會令很多人感動，會由子女兒孫，握著我的手安息。結局卻來得如此化學。萬萬也想不到，我會如此短命。

陪伴我經歷死亡的，只有三個昏迷的人，和一個天使。全部都是陌生人，感覺淒涼。

嘆了一口氣，我不得不屈服於這段人生。

我站在自己屍體旁，腦海一片空白，一個人任由雨水打在我的臉上。

天使走過我身邊，沒有說話，和我一起淋雨。

我以為人死後會非物質化，被雨水穿透，原來不是的。

雨水一點一點打在我臉上，頭髮凌亂，望向天使，她也一樣凌亂。

她望著我，沒說話，就拍一拍我的肩膀。

我也沒有心情說話。雨打濕我臉，我不清楚有沒有流下眼淚。

我望向周圍的東西，私家車，電單車，馬路，雨，樹，山。

想記著世上的一點一滴，始終我還是不捨得這個美好的世界。

雨就把整個世界矇矓起來。我漸漸也接受了死亡這個事實。

我問天使「現在要怎麼辦？」；她笑了「你終於收拾好心情了嗎？」

雖然遇見這個天使，是我人生最不幸的事，但她的笑容好溫柔。

「沒法子吧」我苦笑著講這一句。

天使的眼睛很大。她不像一個天使，根本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望著天使的眼睛，我突然覺得她很好，因為她在這個無奈的關頭陪伴著我。

如果這刻我只一個人，我應該會十分堅強接受。

不過因為她就在我身邊，我就情緒崩潰了，抱著她哭起來。

不斷大喊「我不想死，我不捨得」

她撫摸我的頭沒有說話，就讓我把氣力都哭乾哭淨。

也把氣力哭完了。救護車記者，一切一切的人也都到場了。

天使說「好了，我們開始人生最後的七天」

我疑惑。

天使說「你是一個好人，可惜死於非命。天憐憫你，就給了七天時間，讓你盡量放下遺憾吧」

我點點頭，雖然內心還是無數個問號。

她說「爭取時間吧，我們要離開這裡了。你有準備安心上路了嗎？」

我也唯有點點頭。

我就跟天使慢步離開案發現場。

私家車，綿羊仔，三個昏迷的人，一條屍體，血溶合雨水，沾滿全條馬路。記者和警察。

離開的路上，我想回頭看看自己的屍身。

天使拍拍我的頭，「傻妹，別望了。我們這段路要放下遺憾，而不是留戀更多」

天使的話很有道理，我就照辦了。

2

我和天使並肩而行，沒有說話，她給我一把傘，好讓我擋著雨水。

不知不覺間，她便停下來。我一片空白的腦袋，才察覺她帶我到巴士站。

天使給了我一個銀包，銀包上有錢，也有身份證。

身份證中的身份，依舊叫李詠兒，我的名字。

「這七天時間，你不是鬼，其實你還是一個人，要吃要睡，會哭會笑」她說；我點點頭。

「我也和你一樣，也是人，沒有法力，不要寄望我能大顯神通。」她說；我點點頭。

感覺到她還有不少說話未交代，巴士也就到了。她牽我的手，拉我上巴士。

我死去大約一個小時，終於感受到第一個實在的感覺 - - - 她的手很暖。

加上雨水的濕漉漉，令到她的溫度留在我手背更長。

我明白一件，我已經注定要離開這個地球。

我的腦袋開始思考。

一，究竟這七天會怎樣過？

二，七天之後，我的世界又會怎麼樣呢？

巴士一搖一晃，我留意到這是去中環的巴士。

我問「為什麼去中環呢？」；她答「因為目的地要經過中環」

我沒有再問下去，因為總覺得她的說話有點神秘。不過，始終她是天使，說的方式總會和凡人不同。

大家也沉默起來。她叫我好好休息下，畢竟這七日會比較充實。然後她看窗外的風景。

我沒有看風景，反而觀賞她的樣貌，說到底這是我人生第一次遇見天使，有點好奇。

講真，樣子和普通人完全沒有分別。細心留意下，我很好奇，為什麼一個天使竟然會化妝，而且有自

己的粉刺。

突然傳來一片嘻嘻哈哈，六七個小學生像黃色小鴨湧上巴士，坐在我們附近。

我倆看見他們；他們也看見我倆。兩幫人互相存在，卻也沒有磨擦。

我想這班黃色小鴨子一定沒想過，身邊黑衣服的姐姐是剛剛死去的人；白衣服的姐姐是天上派來的天使。

他們還在討論剛剛避雨的狼狽。汗水雨水，童年的笑聲，濕潤了整個車廂。

天使還在看風景。我心裡想「童年真美好」。

在他們的襯托下，我竟然覺得淒涼。

想起要向媽媽交待我因為駕電單車而橫屍公路，令她白頭人送黑頭人，總覺得自己不孝。

想著想著，眼淚就想流下來了。

天使就遞我一張紙巾說，「始終是個姐姐，不能在小學生面前流眼淚，要哭到長洲哭個飽」

「長洲？」我有點驚奇。

「對呀。噢，你止了眼淚了。我還是說一些話，免得你太有情懷」天使說。

「其實很簡單，這七天我們也得休息。不過基本上你已經死了，你不能回家睡。

加上你是我client，租個地方一起住，有助了解。

長洲是個好地方，年輕，活力！」天使說得十分開心。

為了不再沉迷在悲傷的情緒，我唯有聽天使說話。她的節奏很愉快，好似一個快出發的旅行愛好者。

「笑你要做人，喊你也得做人，開心一點去長洲吧。我每次也去長洲的。」天使說。

「每次？即是說你曾經服務過很多死於非命的人嗎？」我很驚訝地問。

「有十二個。有些比較悶，有些比較煩。有的人也十分感動，幾乎連我也哭得崩潰」她回應。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覺得眼前這個天使，好像十分兒嬉。在她眼中，死亡也似乎是一個旅遊罷了。

或者這就是見證生死的態度。雖然有些無奈，不過卻總令我心情不再沉重。

我反而輕鬆了，反問她「為什麼天使也要化妝？」

她說：「有觀眾，便得化妝。等會到了中環，給你買些化妝品吧，雖然只用七天時間，但不用錢，不妨漂亮一點！」

我唯有冷笑，笑她的樂天。

結果下車以後，天使真的帶我去買化妝品，然後便登船。

她很開心。我知道這七日時間應該很莊重，不應開玩笑。

不過想深一點，其實玩也沒有所謂，也是人生最後一段路，開心一點也好的。

船上看風景，一個一個浪，數之不盡。有些感慨，我的人生已經完了。

海是漂亮的。我問：「天堂有海嗎。」

她答「問我幹什麼，我都未到過天堂」

我問「七天之後，是否一定要上天堂？有機會到地獄嗎？」

她答「我都不知道，總之一定不會留在這個世界的了。」

究竟她是一個什麼天使？

我唯有問她一些實際的問題，「這七天，我可以去探家人朋友嗎？」

「可以，不過最好遲一點，起碼等他們知你死了，你去看他們才有意義」她答

「為什麼」；「你要看他們失去了李詠兒的生活是怎樣」

她向我解釋了很多，這七天我依然是李詠兒，別人也會看見李詠兒。

不過每當被認識的人看見，就會自動化成蝴蝶，防止兩個世界的人溝通。

「不過看見蝴蝶，通常也感覺到你的存在」她補充。

蝴蝶有兩隻翼，我在一邊，天使另一邊。

「好快你會體驗到。不過今天，就散散心好了，好讓你接受自己的處境」天使說。

3

於是就給天使帶我到一間平平無奇的渡假屋，而且只有一張大床。

床上佈滿了紙張，十分凌亂。

她說：「都是你的資料，我搞了很長時間。別理會了，先簽文件吧。」

於是在枱上簽了很多次自己的名字。因為都關乎生死大事，所以要白紙黑字地記錄下來。

她把文件解釋清楚，沒錯十分清楚，語速卻不是正常人能聽入耳。

她是一個急促的人。我沒有理會太多，唯有把要簽的地方也畫了名字。

我抄了李詠兒這個名字過百次，一面抄，一面珍惜，因為七天以後我便再不是李詠兒了。

要去哪個地方呢？我也不知道。

「我死後一定上天堂嗎？住在天堂的人又會死嗎？天堂是什麼地方」我問。

對於死後的世界，我覺得自己有必要了解。

她答「我做過資料搜集，知你祈禱過幾次，應該信耶穌，所以便說自己是天使，會上天堂。」

「其實我只是一個角色，你可以當我神仙或牛頭馬面，都一樣。我知道的東西不比你多。總之死後會到另一個世界，那世界又如何我便不太清楚。總之一個新世界。」她補充。

我把文件簽完，她有一個手提電話，打了電話給自己的老細。

門鈴響了，天使把文件都交給那中年男人。中年男人看見了我，微笑了一下，說「李小姐，七天之後再見」，走了。

大致上文件也是授權的資料。交了文件突然有點後悔，我問天使「這些簽名會不會賣掉我的靈魂？」

天使說「即使會，你都簽了，也不能回頭，嘻嘻」

我很無奈，幾小時前還在家中，現在無故來到長洲，失去了性命，和一個陌生的精神相處在小屋中。

「放心啦，我服務過的人，都是好人來的。雖然不知道七天以後的世界，但我相信，不會是地獄」，她一面說，一面扭開電視。

新聞：黃之鋒與梁振英，2017和基本法。

我看著電視，苦笑了一下。什麼政改罷課，我已經死了，何必關心？最可笑的是，我發夢也想不到，自己的人生沒有2017。

「啊，真無聊，掃街吧，長洲有很多好東西吃的」天使說。

我很有正能量地說一聲「好」，我也不知為了什麼。

臨出門，她記起了在中環買的化妝品，偏要給我化妝才出門。

她就拿起一支眉筆，給我畫眉。那一刻靜默，她的手輕輕接觸在我臉上。我停下來了，一切舉動都停下來，只聽見自己的呼吸，也聽見她的呼吸。

雖然天使姐姐神神化化，不過在直覺上，覺得她是一個好好的人。

或者在這一刻，她是唯一一個明白我的人。

她在長洲玩得特別開心，我也被她感染了，臉上出現了笑容。

她的笑容很失儀態；我卻比較低調。或者化了妝，總覺得小島上的男生特別注意我倆。

她為我定好了計畫，第一天應該放鬆一下。

她強調一點「太早見家人朋友，他們不知道你死了，還不是如常食飯睡教，沒有特別的」

說再見這個關口，總令我有些恐懼，可能會十分痛苦。她說，不用緊張，她是個很有經驗的輔導員。

「有我在，你不會難過的。過渡這七天，完成要做的事，放低自己的遺憾，便上路了。相信我，也要相信自己」她說

然後她問，「你懂得踏單車嗎？」；「我死在電單車上的，怎能不會單車？」我死後第一次言語反擊。

我很久沒踩過單車了。

我很斯文，踩得比較慢。她很快，快得影也不見了。

始終追不上她。我停下來，發覺自己流很多汗。

突然又想起自己死了，不免難過。不過運動與汗水，總分泌開心的物質，叫人有笑容。

相處了半天，她充滿正能量，總可以教人走出低潮。或者這是天使的本能吧。

找尋了幾分鐘，看見她的單車泊在小店外。

我進店內找她，她在挑選泳衣，叫我選一件。

我說：怕水，不懂遊水；她答：我教，不用怕，反正你已經死了。

她在挑選比堅尼，然後逼我都要選比堅尼。

我一輩子也沒穿過比堅尼，其實十分抗拒，不過人一世物一世，無所謂了。

我笑說「想不到，第一個放下的遺憾是，我人生終於穿過比堅尼了」

「你波大，不要穿鮮色，否則就似一隻雞。」結果她為我選了黑色；自己買了紅藍英國國旗。

人生終於著過了三點式，不過還是學不會游水。

天使沒有心機教，她說自己化了妝，不好把頭放入水中。

整個遊水活動，基本上也是浸水玩水。

當然，她很有興趣討論，哪一個男人偷望我們；也討論身材。

她強調自己的身材好看，似模特兒，可惜不夠高，但有氣質有智慧。

我說穿了，她就是沒有身材，然後她直接把我的頭塞入水中，說教我游水。

或者因為男人和身材總是女人的話題，突然間，我覺得我和她好像成為了朋友。

晚上我們到一間大排檔食飯。

她點很多菜，老闆娘問我倆能吃完嗎？天使說人生苦短，吃好一點。我特別有共鳴。

她點了一支啤酒，一罐可樂，怕我醉，要她照顧。

我說，「人生一個遺憾，常飲酒，卻未試過醉。今晚你灌醉」，擺明要挑戰她。

「不飲了，再飲我會醉」，結果我還是投降，不過她沒有放過我，還是灌我飲。

「怕醉？飲酒就得醉！」她說得很大聲。

「食飯就得飽！」；「造愛就得射！」

她擺明也飲醉了。我相信全個長洲的男人也會記得她，不過沒有人知道這個痴線婆其實是一個天使。

這翻說話之後，我已經失去了記憶。醒來已經在床上，她和我睡在同一張床上。

深夜兩點，大概失去了五個小時的記憶。我去洗手間，有嘔吐物，不知是我還是她的。

清潔好了，洗了澡，為她蓋上了被，獨個兒去沙灘看星星。

浪聲，沙，海一片漆黑，彷彿住了孤獨的海怪。

黑夜與星星，且有半月，染周近少許雲成銀白。

或者狂歡過後，特別抑鬱。想起這是我死於非命後的第一個晚上，想起我已經死了。

夜寧靜得舒服。我知道這個晚上，總有人失眠。那些知我死訊的人，一定不能入睡。

一切太突然。想問一句「當你見到天上星星，可有想起我。」

我躺在沙上，用力抓緊一把沙，心中想記緊沙的感覺，因為七天之後，這世界一切就不屬我了。

我是一個怕寂寞，愛思鄉的人。望夜空和海洋這些無盡寂寞的景物，總想回家。

唉，一切多麼可惜。淚水又湧出來。不想就這樣和一物一人一事永別，好可惜，我已經死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VBywtTMj6s>

突然她出現遞我一塊紙巾，我接過了。

然後她坐在我身邊，把頭倚在我肩上，沉默，一聲也不發，看海浪打岸，思考。

我終於忍不著說話了。

「我好唔開心，真的好唔開心」，抱著她，我哭成一個淚人。

她沒有說話安慰我，她的身體好溫暖，我的淚沾濕她衣服。除了哭，我沒有別個途徑發泄。

我發覺她抱得我越來越緊，身體抖擻，原來她也在哭。

女人，總愛上一個陪自己一起喊的知己。

4

流乾了眼淚，也滴盡了氣力，我兩就躺在沙上，面向星空。

或者長洲燈火少，顯得星空更燦爛，當然我見過比這漂亮更多的星空。

不過，或者這是人生最後幾個晚上，唯有盡量珍惜星星。

我們都沒有話題可說，可能流淚太多，有點兒丟架，不好意思。

她頭壓著我的前臂，我感到麻痺，不過沒有出聲。

她坐起來，拿出一包香煙，打火機。

點起一支煙，遞給我；我好討厭人抽煙，因為我的爸爸生肺癌死的。

不過最後還是接過來，心想：反正自己已經死了。

是一包女人幼煙。

浪聲，星星，黑夜，沙，我倆，兩點煙光。

她說：希望這支煙永遠燒不完。

可惜煙始終會燒完。我們疲累了，還是離開這片天空和海灘。

回到渡假屋，先後也洗過澡。我倆同躺在唯一一張雙人床上，把燈關了。

我故意沒有開冷氣，想一直聽著海浪聲入睡。

房間特別黑，透著外面的月光。

我不知道她睡了沒有，還是問了一句「其實你有無名？」

她半夢中醒來，答「哎，有的。ANGEL。」

不因為她是天使，因為她的名字叫安琪。姓羅，羅安琪。

我哦一的聲，便回到沉默中，漸漸也投入睡夢之中。

渡過死亡後的第一個晚上。

我朝早很早便醒來，看見太陽在海之上，黃金色波浪，一條又一條，無數條波紋，完全和昨晚的感覺不同。

我走出露台，深深呼吸，柔和的陽光和海風，望著它們獨個兒微笑。

羅安琪睡得很凌亂，昨晚我和她睡在一起。

我在想：究竟她醒來會不會收拾床鋪？

她睡得比我更像死了的人。

我梳洗整頭，打開門，到外面買早餐。

街上有忙碌趕船出城市的人；有休閒渡假找早餐的年青情侶；有已經工作半天的漁船民。

買了兩個生滾粥，外賣，打包回去和她吃。

等外賣的空檔，我又被太陽眷戀。

陽光好暖，長洲的空氣是咸的。

我閉上眼睛，面向太陽。眼皮一陣溫暖，熱力透過眼球入心裡。

那刻看見一片紅色。

記得小學老師說過，這些紅色，是眼皮的血液的顏色。

血呀，身體上還流著血；熱力和溫暖。

「阿妹，搞掂啦」我睜開眼睛，我趕緊付錢，然後趁熱給安琪。

回去開門便見她棟起一隻腳，抽煙，吞雲吐霧。

她又由昨晚流淚的姑娘變回粗魯的八婆。

她說，「你真好，明明我應該服侍你，你卻反過來照顧」。

沒說話，我就低頭吃過早餐。她如我所想，沒有收拾床被。

「吃過了就去見你想見的了」；「我預備好了」

「見你的男人嗎？白馬王子？未婚夫？」；「不是」

「活了一輩子，竟然一個喜歡的人都沒有？也太悲哀了」；聽了這一句，心中也覺得自己淒涼

「唉」我嘆氣了一聲；她也唉了一聲。我倆互望，苦笑一下。

年紀越大，越怕自己嫁不出去，變成老姑婆。結果沒成老姑婆，就年青的結束了一世，心酸。

吃罷她又抽煙，遞我。我拒絕了，反問「第一天你都沒有這麼大煙癮」

她答「我見你沒有介意，便隨意抽了。你也抽吧，反正你都已經死了，不要扮良家婦人了。」

我竟然又給她說服了，一手拿來，點！吸一口！心想：反正也嫁不出，當個壞女人好了。

我看著鏡子，房子煙霧瀰漫，矇矓了兩個女子。

她透過鏡子跟我說：「我地似唔似兩隻雞？」

我沒說話，輕輕吐出口中的煙。

安琪說「要見誰？告訴我，我打電話問老細他在哪裡。」

我要見潘SIR。安琪說：「果然要見男人」

潘SIR好明顯是一個老師，但不是我的老師。

我和他是同事，都是當個中學老師。

我教語文科，他教歷史。或者因為大家都是年青而初入行的老師，大家比較投契。

不過我好快便轉行了，他還投身在教育世界中。

以前大家都是有意圖理想的青年，想不到，我的人生不單止半途而廢，更被紅牌出場。

「死了之後，我一定要見他，因為某程度來講，他簡接害死我的」我說。

「記住，只有你能見他。他看見你的話便化蝶，所以沒法說話溝通，感覺可能好難受」安琪嚴肅地說；我點頭回應。

安琪照舊在出門前為我化妝，「始終見男人，要扮好看一點。雖然他看不見你」她說

我們便離開了長洲，去見我死後第一個想見的人。

5

搭過船，坐了車，安琪帶了我到一個運動場。

我們在觀眾席上看他。他在跑步，一圈又一圈，沒有停下來。

本來我以為他知道我死訊會崩潰，竟然現實與想像差得遠。

他在運動場上奔馳，沒有看見我們，我和安琪坐在觀眾席遠遠聊天。

記得當年畢業後，便正正當一個老師。

在一間官校實習，表現良好，便成為一個正式老師。

官校的官僚主義，大部分職員都是老餅。

潘SIR比我早一年到這學校，年紀大我一年，我倆便是學生眼中的少壯派，開明幽默新潮。

我把我和潘SIR的故事說給安琪聽。

安琪沒有說話，只聽，眼睛看著跑步的潘SIR而入神。我細心一看，安琪的樣子其實漂亮。

我繼續把故事說完。

教學生涯，能和學生打成一片，其實好開心。

記得他問過我：「當老師為什麼？」；我答「與年青人相伴，永遠年輕」

我反問同問題，他答「我不喜歡教書，但我喜歡教人」

然後我沒有當老師了。沒錯，或者當了老師，我可以永遠年輕，不過我不喜歡看見學生成長。

每一個人的成長，不能逆轉，假一差誤，就影響一生。

當了老師一段時間，我發覺老師可以影響人一生，感覺太沉重，便離職了。

回想教書的日子，的確十分開心，我覺得自己是無憂無慮的中學生。

記得那時潘SIR搞了一個打賭，假若同學成績有進步，他便著校服教書。

因為我都算個義氣子女，當然也加入這個打賭。

結果，我倆也得穿校服，被同學們取笑開心。

那一日不知道拍了多少照片，其中和他獨照一張。

結果被瘋傳指點，說我倆有路。

當然，大家都知道對方同事，除了公事，平常私下連朋友也說不上。

有次被學生問我倆關係，他十分尷尬，我大聲的說「沒有」。

不過之後又加了一句「不過，有還是沒有，也不關你們的事」

結果被學生傳得更要緊。

「起碼跑了四公里」安琪說。

雖然有誹聞，但大家都成年人，就看得很輕，也沒有因傳聞開始。

不過呢，一對有誹聞的老師，好像令學生更團結，他們都團結起來取笑我倆。

他說「起碼令學生上課開心一點」

當老師的幾年其實愉快，也有自己的意義。

可惜生命中的突發事件，可以影響人生。

學生出了事，我不敢上報，和潘SIR商討，私下解決了。

潘SIR是一個好人，我相信他。

這事卻令我對教育得陰影了，我和他談了很久，壓力不少，也終於決定離職。

那段滿壓力的日子，也得靠他為我發泄。

他告訴我，他愛飛電單車，但不敢說出來，怕影響形象。

見我滿滿壓力，他每晚也帶我在公路中盤旋。

速度真是一個發泄的好法子，結果我也離職了，但卻因為他教上電單車牌。

我說危險，他說危險才刺激。

沒當老師後，我學了電單車，偶爾會和他一起駕車。他車馬力大，我只小綿羊。

我說過一句話「如果將來死在電單車上，化鬼也找你報仇」

結果，仆街，真的靈驗了。

大概他知道我死訊後，一定會自責。

我想講：「沒錯，我化鬼了，但不報仇，只是各安天命，請不要自責」

不過好可惜，這翻話說不出來。

發覺他跑得竭斯底理，繞球場跑了十多個圈，也有好幾公里。

因為是上學天，我以為今天他會在學校，又或者留在家中痛哭悼念我，沒想到他在大球場跑步。

我對安琪說：「他沒有跑步的習慣」；安琪說「當然，一個飛電單車的人，又怎會愛用腳跑？」

安琪問：「問心，你不因速度學電單車，你喜歡他才學電單車」

我無語，反正我人都逝去，默認或否認，其實沒有分別。

我沉默了，他卻沒停下來，不斷跑。

「OK的，你和他幾合襯」，安琪說。

聽了這句話，突然心有不甘。人生是一場緣和份的遊戲。

假如當日就在學生的取笑聲中開始，我就未必會離職，也不會跟他飛車減壓，也不會學電單車，也不用死。

我不禁吐一口苦水：「真的不想沒結婚就死去」；安琪點點頭，沒話說。

大概可能結婚，一起留在中學任教，到兒女長大又在同一間學校讀書。即使要坐電單車，他也會當我的司機。

真後悔，如果那時主動一點，看套電影食餐飯，或者世界便完全不一樣。

安琪苦笑一聲，「這就是人生了」

鬱鬱寡歡，我站起來，深呼吸一口，然後說一聲唉。

大概他在跑道上隨便望向了，我和他有不夠半秒的眼神交流，使他減慢腳步了。

他看個清楚，發覺什麼也沒有，大概認為跑久了，有幻覺出來。

他太累了，停下便不能再跑起來，行到場外休息。

我和安琪就變成一隻黑白色蝴蝶各一隻翅膀。

我問「怎麼辦？」，她答「見他，也給他看見」，然後便從遠遠的觀眾席飛到地上。

我故意飛在他背後，不讓他看見。

他流很多汗，在看自己的腳，都紅腫了。他平常不玩運動，今天卻跑了很多，應該是悲傷吧。

看看他的表情，呆滯，基本上也沒發現這蝴蝶。

汗一點一滴；他在飲水，飲很多水，像飲酒一樣灌入喉。

電校響起來。

「潘SIR，即刻返學校。不要搞罷課，我們是官立中學，不能玩政治社運」，這是校長的聲音。

他答「昨天朋友過世了，十分突然，對不起，沒有心情回來」

他再說「不是搞政治，真的因為私人問題」

校長還是堅持「你關心社會，但即使你死也得死回來，要哭也得在班房哭。」

他還是答應回校了。

大概是關於大學生罷課情緒高漲，校長要確保自己的中學正常上課。

在潘SIR最需要休息時，卻因為政治，逼不得已的工作。

他悲痛，他疲倦，但要收拾心情回校。

想到被現實欺壓，他更覺淒涼。原本一直也沒有為我的死而流淚。

這一小小的淒涼，引發潘SIR的自責不捨和驚慌，他掩著面，啜泣幾聲，又強把眼淚吞回。

我的內心也十分傷心，我好想講「唔好返學校啦」，亦都想說「不要因為我而怪自己」，可惜一隻蝴蝶沒有說話的權利。

他偷偷哭了幾聲便忍下來，望向天空，特別藍。

安琪故意拍著自己那一隻翼，對我說「給他看見我們，你一定要給他看」

我和安琪是在同一隻蝴蝶上的翼，一人一邊。

黑白蝴蝶飛到他面前，他起初沒有為意。我們故意來回，成功吸引到他。

蝴蝶停下在他的腳上，我接觸了他的皮膚。

和他接觸，最深刻是電單車上，我不敢抱他的腰，只敢搭著他肩膀。

真後悔坐在他背後多少次，卻沒有一次能擦出愛火花。

我們又身體接觸了，也是最後一次了。

我問安琪「他知不知蝴蝶就是李詠兒呢？」

安琪說「知，他一定感覺得到」

他的眼神有點悲哀，蝴蝶還在他的腳上停下。

他想說「對唔住」，卻說不出「住」來。

或者他覺得當日鼓勵我學電單車是罪行。

我拍翼，在他面前飛來飛去。我想叫他不要自責，可惜，蝴蝶不能說話，唯有飛。

他由激動變平靜了，但眼還是淚光，看我飛。

安琪突然拍翼，說一聲「走吧」；我不捨得，又拍翼，希望留下來。

這樣糾纏了一會，蝴蝶就在空中亂舞。

我終於明白蝴蝶為什麼不如蜜蜂蜻蜓飛得又快又直，原來蝴蝶都是一隻翅膀靈魂，另一隻天使。

我不願走，可以角力中也輸了，慢慢離開了潘SIR。

安琪說「瀟灑走一回吧。」，我大既明白了什麼思意。

即使有多少遺憾不甘，離開的姿態始終要瀟灑。

或者我可以七天也留在某人的身邊，直到進入天堂。不過越是留戀，越是痛心。

蝴蝶飛走了，不回頭，是告訴想念自己的人，就算死於非命，我也安息瀟瀟離開。

我慢慢飛走，直到看不見他。

我希望他覺得我是甘心離開這個世界的。

6

離開之後，安琪又為我點煙。

街邊的垃圾桶，旁人側目兩個在抽煙的少女，我已經不顧儀態了。

她問「要去哪？想見誰？」；我說回長洲好了，沒有心情。

她點點頭，把煙抽乾，又回中環搭船。

去到中環，又正好午飯時間，很多西裝白領人來人往。

她問：「要吃午餐嗎？」；我答「回長洲，飲酒」

或者安琪覺得日光日白喝酒有點問題，但她很能遷就我。

似乎我的心情也影響了她，她靜下來，眼睛彷彿失去焦點，空洞。

我知道她在思考，卻不明白，一個天使又會有什麼煩惱。

我沒有問她，反正自己也沒有心情說話。

她說「不要飲啤酒，飲紅酒。」

我們抽煙，看電視，飲酒，食杯面。坐在梳化，把腳抬在茶几上。

她說「有感情問題的人千杯不醉」，我很也覺得自己沒醉意，可能紅酒不會醉人。

看電視，講笑話，吸煙也呼煙。

今天特別孤獨。我想尋回戀愛的感覺，因為我已經沒有愛人的權利了。

我摸了她的臉一下，她醉而臉紅，眼睛迷幻像一條線。「如果我是男人一定會強吻你」我說。

結果她輕輕吻我一下，大約半秒，然後兩人都哈哈大笑。

煙燒完了，她外出買煙。房子突然靜下來，我在梳化上睡了。

醒來，又到同一檔大排檔食飯。

老闆娘問「還未走嗎？大多數人都只留一晚」

我答「還有五晚留在這裡」，這裡的意思不是長洲，是地球。

「嘩你們不用上班嗎？」大概老闆娘覺得我們應該是沒工作的富二代。

因為是工作天，長洲遊客不多，我們聊了一會。

老闆娘就成了我死後，第一個認識的人類朋友。

她問「你們有什麼夢想」，安琪就頹廢回答「沒有夢想」

我呢，我夢想好簡單，結婚生仔，退休後每天飲早茶。

可惜——都達不到了。

「其實我想養一隻狗」我補充。狗有靈性，是人類好朋友。

一直都等成家立室，發達買洋樓，在花園養一隻狗，伴我跑步行山。

唉，活了一生，願望如此卑微。

飯後躺在沙灘，看星星。看自己的煙慢慢升上月球，幻想自己會如煙升上天堂。

神呀，請給我多一點時間。可惜，神只賜我身邊的煙剷。

「唔好唔開心，聽歌」，她把IPHONE拿出，放在沙上。然後一手扯起我，要我跳舞。

都是日文歌，東京事變或者椎名林檎。

她抽煙特別純熟，擔在嘴唇之間，跳舞。我不懂跳；她說左右左右搖擺就叫跳舞了。

雙手搭她肩膀，她的煙不斷吐向我，我學懂了跳舞。

7

到添馬艦，我先和安琪抽一根煙。

沒錯，我已經深深地成為一個煙癮了。

這地方有多年青人。我和安琪比較成熟。

我要見的人是美。美曾是我的學生，現在已經是大學生了。

她在添馬艦參加罷課。以前很無知，現在卻投身政治活動。

學生成熟了，為師死後也覺得無憾。

烈日當空，她流汗。全個地方也是年輕人的汗味。

他們為民主奮鬥，我卻沒有寄望了，因為我只活這地球三數天。

不過心中總是佩服。

集會示威，始終也是無聊，黑白蝴蝶飛越人群，得了哄動。

人們拿出相機，卻我們拍攝。

我們細心，盤旋在美的身邊。美成長了，不是中學生，是個成年人。

雖然不知道美的生活過得怎麼樣，不過都算個有良心有理智有夢想的大學生。

安慰了。

安琪問「當老師且有很多學生吧，為什麼必要看這學生？」

「我要見她，因為我影響了她人生，她一輩子都不會忘我。」我答

身為一個老師，總會特別偏愛某個學生，認為這個學生是自己的入室大弟子。

美的成績不名列前茅，但對中文，她有一種文人的氣質，其他成績好的學生也沒有。

她安靜，卻不獨，她和同班的秋仔拍拖，這班班主任是潘SIR。

一個有感情關係的女孩，特別感性。

她對文字有天份，我特喜愛她，會借自己的書給她，逼她看，想她的中文成績好些。

文學少女，總喜歡運動少年。

有一次在街上，我遇見美和秋仔拖手拍拖。

美發現我，急於甩手，怕給學校家長知自己拍拖。

我豎起食指，放在嘴唇前，交一個微笑，示意自己不會透露秘密，輕輕溜走了。

我喜歡當老師，因為看見學生偷偷拍拖，自己彷彿也回到青春，永遠年輕。

不過也不必我講出來，她們戀愛消息也掩不住。

私底下潘SIR跟我說：「好女仔愛飛仔，真可惜」

我答：「難道好像你又瘦又深近視才有吸引力？」

我偏愛美這個學生，我覺得她即使拍拖，也不會耽誤學業。

有一天美說「MISS LI，放學可以同你傾一傾嗎？」

每次聽到「傾」這個字總有不詳預感。就如一對情侶，約出來「傾」，所談的一定是分手。

我的預感準確，美和我兩個人在課房，她說自己懷孕了。

其實我想一巴掌打去美的臉上，但我沒有。

秋仔在課室門外，我叫他誰來。除了我，他們沒有向任何人提及。

我問：「相信MISS LI嗎？」；他們點頭。我要他們答應我，不要告訴任何人。

我說「告訴了任何人的話，你與我都會很麻煩。」

其實我可以找社工解決，不過我疼愛美，我不介意為她的將來冒風險。

黑白蝴蝶在飛翔，我細看已經當大學生的美，她的眼神有鬥志和光芒。

可惜我沒法和她对說話，我好想說一句「為師沒有錯愛你，為師為你冒險也是值得的。」

美是我一生最疼愛的學生。

我決定好，把這個問題私了。

其實我的責任，應該報警，然後便拍拍屁股，當教了兩個壞學生。

不過把美交給社工，把秋仔交給警察，一切就化大了，陰影也化大了。

我不捨得把自己的學生放上斷頭台，即使他們的確確做錯了。

私下解決的話，我的罪名很大，不過，為了學生的將來，我甘心。

壓力真的十分之大。其實我知道自己做錯的，但不得不向潘SIR商討。

潘SIR知了這事，代表他是共犯。不過他也甘心和我一起，把問題私了。

畢竟私了是對兩學生最好的解決途徑。

我跟美解釋；潘SIR和秋仔交代。

美的第一句「要打掉肚中的嬰兒嗎？」

我答「要，還要私下打掉，不過你放心，食藥可以了。」

她沒有失望的表情，但有些失落和沉重。

我解釋了很多，不斷安慰她。

「放心，未成形，沒有生命，只是細胞。不要當自己殺人兇手。」

「報警，社工也會勸你打掉，而秋仔也得負上罪名」

「偷偷的生下，害你倆，也害了嬰兒」

短短的半小時，我用儘一切方法安撫美。不過，她其實沒有一點害怕。

我覺得我所講的話，只是安撫自己。我比美，更加不安。

跑了幾間藥房，買了一包墮胎藥。寫一封假通告，說美是國際學生交流營的入選者。在周末帶走她，到一間酒店。

美食墮胎藥，一次，一次，一次。我不知道何時會見效，我很緊張等它發作。

我安撫美。我把兩張單人床合起來，和美睡在一起。

這間酒店房特別沉默。我失眠，美入睡了。

突然手中摸得濕漉漉，一看，都是血。美在痛苦反側，咬牙。

我不知自己有沒有做錯。我不知道美有多痛苦，但我的心特別痛。

我想找潘SIR到酒店，不過男人始終不方便。

這是我一生人最難受的感覺：心痛得想哭，卻偏偏要吞下自己的眼淚。如果我也崩潰，如果支持美呢？

之後的一天，她繼續間歇地痛，我一直沒離開過，要物資的話只好找潘SIR奔波。

終於，渡過一切。

美平安了，人工流產也成功了，我卻變成一個墮胎兇手。

我看著美的眼睛，嚴肅地說「以後生性做人」；美立即哭成淚人。

痛楚一直沒有令美哭泣，我的一句話卻令她崩潰。

我殺了美的嬰兒，美又令我成為殺人兇手。我分不清楚究竟是誰欠了誰。

只能夠說，我太喜歡這個學生了。

8

離開酒店的一刻，我回頭一望，想記低這間酒店的感覺。

酒店乾淨漂亮，卻有心冷的感覺。

添馬艦示威區特別炎熱，美的額頭貼一塊退熱貼，呼喊出口號。

我比較喜歡現在的她，流下的是汗水，不是眼淚。

我的心腸很壞，突然覺得可惜，因為美未知我死了，我不能看她為我悲傷的樣子。

不過我更喜歡她為夢想奮鬥的樣子，眼神有自己的靈氣。

她既然不察覺這黑白蝴蝶是老師，為師也只好輕輕飛走，不帶走一片雲彩。

如果可以留下一句話：希望你爭取到自己想要的世界。

可惜我不能說任何話。

飛到集會區不遠的的垃圾桶旁，我和安琪又抽煙。

安琪說「你的故事幾有趣味」；我答「那你的故事呢？」；安琪笑一下。

然後有兩個學生經過，又向我倆煙剷白眼。

我笑對安琪說：「他們沒想到我會是個老師。」

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情感。友情，愛情，親情。

我這一輩子完了，比人幸運的是，有段師徒之情。

再看見美，成長一個棟樑，回想當日的決定，為師十分安慰。

我抬起頭來，看著天空，陽光，感覺好有活力，我特別衝動，想跑。

沒有等安琪抽完，一個人跑走了，把全力跑出去。

這是我死後最開心的一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D2mhJ3ByGQ>

東京事変 - 群青日和

9

然後我和安琪又坐車去另一個地方，變成一隻蝴蝶進入了一小單位。

我要見的人便是美的初戀，秋仔。

因為秋仔，我離開了教育界。

因為秋仔，我被潘SIR帶去飛車，然後更學電單車。

因為秋仔，我死於公路，我的命就送掉了。

當然，我不是要報仇，也沒有恨他。我只覺得可能上輩子欠他太多了，今輩子還給他。

又或者，連美的上一輩子也欠了他很多。

算了吧，也好，反正要還的也全還了。

其實我喜歡當老師，下一輩子，有機會的話，也要當個老師。

如果沒有秋仔出現，我便會是個好老師。

當老師的好處是，和學生一起，永遠年輕。

壞處卻是，眼看學生成長，不免有點心痛和壓力。

年輕是美好；成長卻沉重。

珠胎暗結時，其實我好想告訴美，「愛的人沒有一生一世」。

不過，基於現實太殘酷，我沒有說出口。

反正美對自己肚內的東西，沒有不捨，只有罪疚。

這一刻，看過了美的生活，突然想知道他們倆個的愛情故事怎樣。

雖然和潘SIR有聯絡，不過始於不敢提起二人。

處理過這事件後，心中一直有隱隱的不安和壓力。

我經常找潘SIR，考慮辭職的問題；潘SIR帶我用速度發泄。

最後還是離開了自己夢想的職業，也沒有和教育界有半點關係。

今天，在我死了之後，看過了美，想看看秋仔活得怎樣，會不會和美一世一生？

飛入他的屋內，他成長了不少，皮膚黑了，沒著上衣。

左手一根煙，右手抱嬰兒。

其實我有點失望，也是意料中之事。

他又當爸爸了。我心說：你本來還有多個兒子的。

不知道他有沒有懷念過去的人和事。

我飛，他大概當了一個地盤工人，結婚生仔了。

如果美當日生了他的小孩，也許讀小學了。

電話響了，他聽，吵架，說「為什麼不理女兒和我媽媽？」

未知對方是誰，應該是妻子吧。

我飛，慶幸美沒有跟他生活一輩子。

其實對他也沒有什麼好講，反正就是一個教壞了的學生，或者一個教不好的學生。

沒有眷戀，我告訴安琪，不如飛走吧。

臨走時，聽到房內有婦人喊「秋仔，有飯吃嗎？」

秋仔打開房門，看自己的媽媽。

我好奇，由窗邊飛回房間，看見他媽媽很老很虛弱在床上。

想起了當老師時，秋仔每天都遲到，因為媽媽是長期病人，要煮飯給他。

看見他媽媽，突然有點心酸。

我死於非命。

美痛苦過，現在也如我叮囑，生性做人。

秋仔欠了我和美很多，不過呢，知道了他的背景，心想不禁想：「難道他又想活成這樣嗎？」

你欠了我，結果我又欠了他。沒有你，不會有今天的我。

人被人影響，而人又會影響其他人。

命運是什麼？我不清楚。我死於非命，也算是走得瀟灑。

由秋仔讀中學至今，他媽媽都一直在床上，為病苦折磨。她才是真正的不幸。

我已經是一隻鬼，卻有人比我更可憐。弄得心情沉重，還是飛走好了。

10

離開秋仔的家，當然啦，又是找個地方，和安琪調整一下情緒。

「所以話，死也未必是痛苦。」在一間滿人的茶餐廳裡，她說。

我們點了西多士和沙律，咖啡奶茶，反正在長洲的日子很夜才上床。

食物還未到，我們還在討論，突然進來兩個老人食客，一男一女。

老闆急說，要等座位。他倆一手指向我們，不是有空位嗎？

老闆說「對靚女去左邊？」；我發覺我已經和安琪變成一隻蝴蝶。

室內少一對女性，多一隻蝴蝶。

我問安琪是什麼情況；她答可能被熟人看見了。

熟人？根本沒有。我不認識這對老婦人。

安琪又說「可能有其他人認識你呢？」

既然變不回人身，我們唯有就離開茶記。

空著肚子離開，我的腦卻有很多問號。

既然吃不成下午茶，我倆不如就回去長洲食晚飯。

船程晃人高高低低，安琪不斷說話，我沒有心機回覆，因為我腦袋不斷思考。

我心中想：沒有可能無故白事變成蝴蝶。

就是簡單的邏輯。茶記內的人，要是認識我的話，一進室內我們變成蝴蝶了。

一定是那對老婦人認得我；可惜，我根本不認惜他們。

落船一刻，望見斜陽，好似照醒了我，感覺自己開始明白發生什麼事了。

我和安琪只要一變成蝴蝶，便是一人一邊翅膀。

老夫婦不是認識我，而是因為認得安琪，所以我們才左一瞬間變成蝴蝶的。

安琪是一個天使，但當天使之前，應該就是一個凡人，應該也是死於非命的人。

我望著眼前這個安琪，所謂的天使，沒有可能這麼俗。

我的推斷好準確，所以，我肯定我是一個聰明的人，可惜英年早逝。

我沒有當面揭開安琪的真面目，只是一直沉默，因為我一定要先找到證據。

回到渡假屋，我使用電話搜尋羅安琪三字，找尋她死於非命的新聞。

偏偏沒有，或者這個名字，是一個謊言。

當你發掘得一個人越來越來，心中的感覺會覺得寒。

眼前的安琪，可能是天使，但換個角度看，即是魔鬼，也可以合理。

因為魔鬼，擅長講大話。

究竟安琪又會是什麼人呢？我不清楚，只肯定，她也曾經在生，現在卻死亡了。

也肯定一點，她死得比我早，知的比我多。

11

「你為什麼搜尋我的名字」；我立即嚇得一震。

安琪在我背後偷看我用電話。

我定神便問「你也是死去的人嗎？」；她說「對呀，有什麼問題」

我問她為什麼要騙我；她說只是我沒有過問她的故事，再者她自己也無義務要講。

突然間感覺理虧了。

她拿我的電話，搜尋了自己的新聞。

就是一個死於非命的女生。

以前會覺得，一個死得好慘的人，死後總會化厲鬼到處害人；現實卻想反。

生老病死就是人生階段，鬼就是人，人也是鬼。

眼前的羅安琪在青春年華死於意外，可惜，不過沒有權利去抱怨，沒有能力成厲鬼。

這也就是人生，在生又好，死後都好，都屈服於命運之下無奈。

我問她為什麼會成為天使，她答我很多。

這個制度就是，七天之後，問你是否甘心離開世界，到天堂。

安琪答不甘心，想留在地球，便成了天使。

留在地球的條件，就是替剛死去的人輔導和帶領，讓他們好好過七日上天堂。

但天使不代表幸福，活在地球上，卻遇見認識的人便得變成蝴蝶，不能溝通。

與陌生人有交流，卻沒法有交情。

安琪說，在生不煙酒，死後太無聊才染癮。

雖然未知的天堂，教人有一種恐懼。

但我一定不會在七天之後留在地球，太孤獨了。

我想知道她的故事；她微笑，搖頭，不告訴我。

「不要八掛，想想明天有什麼計劃。」；「見我的媽媽，我最後想見的人」我答。

我們在同一間大排檔食飯，老闆娘也認得我們。

我灌安琪飲不少酒，想吐她的故事；她口硬。

突然想起，她的意外新聞中，說她居住深水步。

我說「不見媽媽了，想去深水步」；她冷笑一下，煙從笑容的牙齒中漏出來，「你話事吧，反正你是老闆」。

一來想打聽她的故事，二來有點害怕看見媽媽悲哀。

曾經有懷疑過，她可能是魔鬼。

其實這一刻，我還沒有證據證明她是天使魔鬼，不過，伴我最後一程是她，即使她是魔鬼騙子，我也會相信她。

睡床上，關了燈。

我問「你介意回去深水步嗎？」；她答「不，其實我也想看看，謝謝你」

我想，她陪伴過這麼多死於非命的人，應該沒有人獻出自己的一天給她。

她睡我身邊。

其實我不是偉大。我自私，相信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

我想交個知己。

睜開眼睛，已經是第四天，渡過了超過一半。

時日無多，有點遺憾。

安琪照舊如死豬；我到外面買早餐。

臨出發她又為我化妝，我又聽見她的呼吸，顯得世界特別寧靜。

我問「緊張嗎？」；她答「不，我是專業的天使」

12

「帶你去吃豆腐」安琪到了深水步，指導我吃喝玩樂。

車水馬龍的街頭，我們坐到最外面，途人經過也要我們輕輕讓開。

我低頭食自己的豆腐花，安琪介紹這裡的食物，說「我爸爸告訴我，自己年輕已經在這食豆腐」

我覺得豆腐，也不是十分特別。她說「來這兒是食情懷嘛。」

我覺得又對。

我 們 在 逛 。

她帶我去看天橋底的露宿者。

那兒好多床，人卻不多，都離開了自己的地頭，謀生了。

我見，有一對紅色的鞋，有一個結他，有一本英文書，我好奇，卻可惜見不到它們的主人。

「他是一個有風格的露宿者」我對安琪說。

「我才是一個有風格的人」她回應。

這天橋底下，有很多露宿者。

有些可能無能，可能懶惰，可能放棄，這我全都明白。

不過卻不了解，為什麼這麼有文化的人也要睡街頭。

「走了」，安琪告訴我。

其實世界上，自自然然有很多東西我們不明白的。

即是死了，化鬼，依舊不明白。因為呢，太多的事，是別人的故事。

露宿者為什麼要露宿者，永遠沒法知道。

其實安琪不斷抽象地說自己的故事出來，因為看見了生前的環境。

不過還是沒有講，自己為什麼死後不上天堂，留在地球。

我們又在深水步街角抽煙。

抽完了，也許是安琪心神恍惚，轉身不小心撞倒一個小女孩。

我很擔心女孩，安琪連忙扶她，她沒哭，也沒傷真幸運。

安琪說「對不起，沒事嗎？」，女孩搖搖頭，沒流一點淚。

她的皮膚很白，嘴巴好紅，眼睛十分大，眼神堅定，像要閱讀你靈魂一樣。

女孩大約三四歲，還穿起幼稚園校服。

附近也有一兩個人幫忙扶起女孩，再讚女孩堅強，不流淚。

其實我擔心女孩的媽媽會罵死我和安琪，不過卻發覺女孩只一個人，沒有大人伴身邊。

我問「你媽媽呢？」，她又搖搖頭。

安琪問「你迷路了？」，她點點頭。

她的眼睛很大。每個小孩子望大人的目光，總帶一點可憐。

她的眼睛很大，不過卻沒有流一滴淚。

沒法子，我們唯有帶女孩站在街邊，等媽媽尋回她。

一個小女孩也跑不遠，她媽媽應在附近，我們三人一起等。

安琪問「你媽媽電話你記得嗎？」，她又搖搖頭。

我問「你叫什麼名字呢？」，她沒有理會，別過頭看環境。

她好文靜，卻不說話，或者有點受驚，不相信陌生人吧。

相信這是她人生第一次丟失媽媽，第一次和陌生人走在一起。

或者她長大成人後，會十分記得童年兩個出手相助的姐姐吧。

等的過程十分無聊。

小妹妹不肯說話，我個都毫無法子聯絡她媽媽，唯有等吧。

街上人來人往，一個個人經過我們離開。

我們的組合其實十分奇怪：兩個女子，帶一個迷路的小孩，站在街頭，等她的媽媽。

不過街上的人卻欠缺應有的奇怪目光和關心，依舊地匆匆走過。

當然啦，外面的人又怎會知道兩個大人和小孩只是萍水相逢呢？每個人也當我們是小孩的媽媽和姨媽吧。

自己在無聊，看街上的人匆忙。

我覺得我們站著的三個人和其他急急走過的人，是兩個世界的人。

其實幾天以來，我和安琪也是另一個世界的人，突然間，這個世界好像多了個小孩。

又發覺小女孩太累了，依靠著安琪的大腿。

安琪蹲下來問「你是不是累了？」；她沒有答，又在看周圍事物。

安琪摸了摸女孩的頭，對我說：「真可愛」。

後又站了起來，跟我說，「如果以我的年齡，早一點生小孩，可能有她這麼大了」

感覺安琪特別喜歡這個女孩，雖然她不活潑。

女孩在看街上的人和事，等媽媽來找自己。

她的眼神，令我不禁想，究竟她在看什麼呢？

又正如我所說，很多問題到死也不會知道答案。

又勾起自己童年和媽媽失散的回憶。

又想起了媽媽。

又想起了「如果」自己當了媽媽。

心情沉重，不想太多了，拿出手機，三人一起拍個照留念。

「搞什麼呀，人家失散，你卻留念？」安琪罵我。

我答：「反正你不可能當人媽媽，難得你有母愛，當然留個念吧。」

結果，我們就在街邊自拍。

安琪教她望鏡頭，雖然她不說話，但聽說。

電話播著我們三人的照片，女孩看了，有笑容。

13

結果她媽媽也找到來。

媽媽看見女兒，彷彿放下心頭大石，眼睛也顯得紅紅；女兒看見媽媽，就抱著她的腳。

媽媽責怪女兒，「為什麼不跟姐姐說我電話號碼？」。

女兒依舊沒說話，就眼睛大大的望向媽媽，雙眼也通紅了。

媽媽向我們說，「平時她懂得我電話的。」

母女團聚，始終是美事。安琪叫媽媽不要再責怪女兒了。

媽媽打電話給親友，吩咐他們不用幫手尋找，已經找到了。

臨走時，媽媽叫女兒說「多謝姐姐」。

相處了半個多小時第一次聽女孩說話，覺得她聲音好甜。

女孩就離開了，沒有回看我倆一眼。

安琪說「如果她媽媽再遲一點找到她就好了」

女孩挑起了安琪的母愛

我的性格比較陰鬱；安琪比較開朗。

不過兩個人都有一個共通點，喜歡小朋友。

說實在，女孩離開了，不單止安琪，連我也十分不捨得。

可恨小女孩離開一刻，沒有回頭看我們多一眼的心。

因為我想知道安琪的事，我故意問她「喂，你在生時有生過小孩嗎？」

本來沉默的安琪笑說，當然沒有。

女孩走了，但還留在安琪的心上，表情看上去，總會覺得安琪想著什麼遺憾。

「其實我和你同一年出生，不過我高中已經死了，比你活得短」，安琪說。

也就是暗示自己，沒有可能當過媽媽。

其實我明白她的心情，生老病死，就是人生必經，沒有什麼好埋怨。

然而，最令人不甘心，自己的生命，比別人缺乏了很多，十分空洞。

未試過結婚，未試過生子，未試過看自己兒孫滿堂地團圓。

我和安琪是同年紀的人，更明白這種心情。

兩個人沉默地遊蕩，更覺得心情重重。即使多投契的組合，也會有寧靜的時刻。

來深水步的目的，我一心希望打聽安琪的秘密，其實對於自己的八掛，也有點慚愧。

突然間安琪說了一聲，「啊！周璇呀！」。

我發覺自己聽到人音樂；安琪走入一間賣黑膠碟的小店。

店播著很古老的中文樂曲，安琪在挑選黑膠碟。

我問「你喜愛黑膠碟？」；她答「不，我只喜歡現在這歌曲，扮買碟，其實想聽歌」

她故意說得輕聲，免得老闆知我們不會幫襯。

講真，這歌也十分有韻味，但年代也太古老，比鄧麗君老得多。

不禁問「你和我年紀一樣，怎麼會聽周璇？」

她答「有人教我聽囉」

「有人」，我知道說得這兩個字，代表有所隱瞞。

我直覺般覺得，這個人會是她的男情人之類。

因為有點蛛絲馬跡，我二話不話，請老闆賣播放中的碟給我，也買了一套播音機，最輕型的一種。

安琪問我是不是瘋了；我認為難得有情懷，得好好感性一下。

慶祝十八歲生日，安琪決定一定要在當天入場看三級片。

那天安琪約了曖昧中的男生，可惜，色情片不好意思看，暴力片安琪也害怕。

絞盡腦汁，結果她挑選了杜琪峰的黑社會。

因為是港產片，裡面的古天樂任達華張家輝都見慣，即使血腥暴力，安琪也當作做戲，比外國片易接受。

這是安琪第一次約會，也是她第一次入場看三級片。

窒息的感覺教安琪一輩子記得。這感覺不是來自黑社會，因為安琪完全看不明白。

不明白劇情都好，安琪特別記得開段的一幕，播了一首好浪漫的歌。

看完黑社會後，安琪便開始拍拖了。所以，特別懷念周璇的這首歌。

永遠的微笑。

回到長洲，安置好黑膠碟機，聽了幾次永遠的微笑。

安琪逼我飲了很多酒。

然後她又說，不如到外面抽一根煙。

一根之後又一根。她教我看樹。

樹在夕陽之下。

安琪說，樹，無心情看的話是一棵樹；有心情看的話可以看很多東西。

我把煙吹向樹上。樹葉在動。我看的不是樹，是樹葉，還有樹後的天空。

樹是心情，是人類最好的傾談伴侶，即使你不談，樹還是有反應。

我想知安琪為什麼留戀人間，問很多遍也沒回應。

樹下的安琪，沒人我質問，她始終說了。

安琪和我一樣死於非命。可是那時年紀太少了，不相信命運的刻薄。

安琪和她的天使留在人間七天，她卻一直以為自己有機會回到人間，不相信自己燦爛的生命死得荒唐意外。

七天是個短暫的時間，得很快過去了。

天使問安琪，「你甘心上天堂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也甘心，因為這是唯一選擇。

安琪說：不甘心。她始終相信死亡是一個考驗，有信心的話終於會迴光返照地投身原來肉體。

結果便長期留在人間，在生死之間徘徊，伴死去的人最後一程，我也是其中一位。

天使問安琪：為什麼？

安琪說一個借口：我答應了和男朋友結婚，我死了，也得看他完婚才心甘命抵的死。

結果安琪便留在人間了。

樹是無情的，聽動人故事，還是無動於衷。

我也一樣，沒有感動，只有理性。我的結論是：安琪死得太年輕，不相信命運的涼薄。

安琪或者喝酒多了，不自覺閉上眼睛說「其實我的責任要人甘心上天堂，所以不想說自己留在人間的原因。」

天色還未入黑，不是大醉的時刻，但安琪已經醉了。

雖然安琪不想說自己的故事，但每個她跟進的CLIENT，她總會忍不住吐自己的心事，因為每一個CLIENT是安琪世上唯一會聽她故事的人。

可幸的是，安琪每一個CLIENT，結束了第七天，也是甘心離開人間。

大致上我明白。

因為你放棄了上天堂，就得進入地獄。身為一個天使便是地獄。

沒有故事沒有交情。明白的處境和狀況的朋友，每每也在七天後離開，永別於自己。

留下來當天使的人，每一個都轉了牛角尖，想不通想不透。

入黑了，大家也肚餓，樹已經不再留我倆。

回到度假屋，泡兩個杯面，反正已經沒有心機到外面食飯了。

安琪很沉默，連煙也沒有抽。我倒時希望她抽多幾根，發泄情緒。

她沒有抽煙，也不說話。我自少很怕人心情低落，恐懼得我也沒聲出了。

一間屋子，最可怕的是滿了人，卻沒人說話。

安琪突然把茶几上兩個杯面用手一撥，翻在地上。

湯和面散在地上，我去清理。

一面清理，一面想不透自己為什麼死了，也得受別人的氣。

安琪看我受委屈，不忍心，幫我打掃，說了一句對不起。

活潑的人脾氣總特別大。我同情安琪，也視她為朋友，甘心受她的脾氣。

播機還是放著周璇的音樂，不過已經沒有心情聽了。

安琪的脾氣完了，大概是氣自己死後幾年來的迷失。

天堂永遠歡迎任何人，可是天使留戀人間久了，都缺乏離開的勇氣。

就沒有杯面，安琪叫我到外面食飯，她自己一個人留在屋中靜一靜。

我說，「不如去陪我去蘭桂坊飲酒。」

總覺得，反正氣氛沉重，不如放肆一下好了。

14

我和天使安琪，由長洲到了中環，在一間酒吧中飲酒抽煙。

我覺得和她有緣。

人生最有幸是得一知己，可憐的是，我還有兩天，便要 and 這知己永別了。

我會到天堂去；安琪留在地球上，或者下一個死於非命的人，會成為她另一個朋友，然後又在七天之後離去。

突然間來了一個四眼仔，又十分突然地坐下來。

我的表情是個問題；安琪的眼睛在笑。

「看見你們坐了這很久。我覺得你的話好有道理，不如一起聊天。」，他看著安琪說。

「好呀」安琪的答案好肯定。

然後四眼仔就叫遠遠的朋友一同坐下來。

四眼仔比較健碩，眼睛很大；朋友瘦，皮膚很白，眼睛又長又小，像一條線。

男女，酒精之下，其實已經充滿暗示，明買明賣。

我們先開始聊天，沒趣了，就猜拳。

其實我比較保守，不過反正死了，就隨心吧。

或者他們兩個男仔覺得自己拾寶了，卻不知其實在座的兩位女仕都是死人。

不過兩男兩女的局面，自自然然有人選擇，有人只能被分配。

眼神的交流，我看出安琪喜歡四眼的大隻男。

究竟之後會發生什麼？我也不知道。只知杯中有酒，而且迷濛，就把酒清掉。

我一面飲，心中反面自己「還有多少次飲醉的機會呢？」

安琪和四眼仔玩得十分開心，嘈吵。

我突然想靜靜，便到外面抽根煙。

他的朋友也跟出來。我遞他一支煙，他說自己不抽煙，出來只為了不騷擾安琪二人。

終於靜了下來，我和他聊天。他外國留學，假期回來香港。

我的年紀比他大，就叫他弟弟。

當姐姐的很想告訴他，年輕是一件美好的事。不過這翻話，我沒有說出口。

我問「你有女朋友嗎？」；他很肯定地答「有」

「不過.....」然後他又猶豫了。

大約感覺到他有感情的煩惱。

「你好像有很多心事」我說。其實我看不穿他的心，只覺得這句說話對任何人來講都適用。

因為世界上每個人都有心事。

然後我們在討論香煙。我問「你為什麼不抽煙？」；他答「臭」

他又問我抽什麼煙，為什麼抽這種煙。

其實我也學會抽煙才幾天，什麼都不懂。不過畢竟是當姐姐，我沒可能失威，就隨便講一些答案。

回去酒吧，發覺安琪和四眼仔失蹤了，打電話也沒接。

弟弟說「可能開房了」；突然我倆沉默得尷尬。

心中都問：究竟我們又要開房嗎？

不理會太多了，順其自然。我點了幾杯醉，希望灌醉自己再算。

相識也是一種緣份，反正跟弟弟也合眼緣，問心也不介意隨便一次。

碰杯，乾杯。很快便把酒喝完。

他的臉特別紅。我們上了的士，喊了一句「酒店」。

開了門，看見床，他急不及待躺下去。

他醉了，沒有力。我也睡在床上。

他伸手摸我，我沒有迴避，大概他也沒有意識了。

望向窗外，夜特別黑，燈光特別亮。

他睡了，我也很疲累，先去洗澡。

有一個浴缸。想起人生奔波多，只有童年才浸浴。

於是放一整缸水，浸在熱水中。覺得有一鼓力，逼上頭頂，使人放輕鬆。

中途聽見電視聲，他應該醒了。

我心中想，他醒了又該如何辦？睡了又如何辦？

抹乾身體，我穿浴袍走出去，懷疑他看見我有什麼反應。

沒反應，他睡得昏迷了。

我唯有靠窗看風景。浸過熱水後，沒有醉意。

電視在播電影，成龍的雙龍會。

他睡在我身邊，陪我看電影。

深夜看的電影，特別好看。

成龍一人分演兩角，一個會功夫，一個不會。

一面抽煙一面看，我發覺成龍原來不會抽煙。

成龍的電影播完了，沒有節目好看，逼我關上電視。

又把專注力放上弟弟身上。

我想喊醒他，他卻沒反應。

他的眼眉毛好濃好長。

我在幻想他的女朋友會是怎麼樣的人。

雖然十分兒嬉，但眼前醉貓算是我這輩子中，最後愛上的人了。

他注定這個晚上不會醒來。我把頭放上他肩膀上，壓著他睡覺。

他身上有種香味。

不習慣酒店床，我醒了，已經五點鐘。

他依然昏迷。

我想抽煙，發覺已抽盡，唯有到便利店買煙。

給清晨的風吹醒，覺得自己要離開。

回到酒店，等最早的一班船，我梳洗好。

其實想臨走時跟他說聲再見，可惜他卻沒醒過來。

或者我的時間不多，又或者我不喜歡等待。一個要等的人，很可能和自己沒有緣份。

我走了。臨走前打開了他的背包，偷了他的香水，也放下了我自己的一包香煙。

關上了房門後，我想知道他將來會不會掛住我。

有朝一天，在天堂看見他因為想念我而抽我的煙，我會覺得浪漫。

我坐頭班船回長洲。

回到渡假屋，看見安琪在床上。

我問「你們昨晚不是開房嗎？」，我坐頭班船，她不可能比我早。

她說「我借故給你製造機會吧！你昨晚又開心嗎？」

我說「開心就不會坐頭班船回來了」

交代一切，回到熟識的房間和床上，我疲勞得急著要睡覺。

我抱著安琪，閉上眼睛。

心中不小心想起那個弟弟。果然，我會想念他。

只可惜我不到兩天便要離開世界。

如果我還在生，或者會和他拍拖發展。

不過，能和一些人的相遇，擦過一刻的火花，其實也是上天的恩賜。

15

一覺醒來，已經下午了。

時日無多，始終還得向媽媽道別，便起程回家了。

問心，我也想真真正正的回家，當回媽媽的好女兒，好可惜，這次「回家」是道別。

回家的路，翻起很多片段和故事。

我家的背景，說出來也複雜，但那時候活在這些故事中，又覺得理所當然。

唉！不過很快也得在地球煙消雲散。這些故事，沒有人會再講，也沒有人會再聽了。

我唯有在車程中告訴安琪。我要一個聆聽者。

在中國大陸出身，父母也是大陸人。

童年時假離婚，又假結婚，媽媽帶我到香港定居了。

我本來以為爸爸會跟著到香港，結果從來沒有。

然後各自各，中港兩地，組織了自己的家庭。

完完全全分裂了，我卻是中間的靈魂，尷尬。

有兩個弟弟，同父異母，同母異父。

我和爸爸的一邊沒有聯絡，直到他死了，我才開始和他家聯絡。

其實死了後，一直也想回鄉探望爸爸留下的老婆和兒子。

好可惜，距離太遠了，沒有這個時間。

人總是充滿遺憾的，要是我沒有死去，世界會是多美好。

只恨在生時，沒察覺時間的可能，死後才後悔。

我把故事說盡了，安琪回應得比想中冷淡，一聲「哦」。

我看著她的臉，覺得她比第一天認識時不開心，可能因為我挑起她的傷心事吧。

未必，或者我的眼睛傷心，所以看每一個人也加添一點淒涼。

其實安琪身為一個天使，一定先搜集過我的背景資料。

我明白的，不過有時候，人總希望聊天，把故事親口說出來。

語言文字，通常也沒有實質意義，不過多一點交流，彷彿親切一點。

回到居住十多年的屋苑，多熟悉的地方。

活在這裡十多，一草一樹都記住了，但離別看景物，卻看出另一種情懷。

突然又陌生了。

我變成了一隻蝴蝶。

我在家樓下遇見了豬女。

想起第一眼見豬女，她還未學會講話。

她常到我家玩耍，不會說話，不會去廁所，常瀨尿。

因為那時朋友不多，其實也當她是自己的妹妹。

小學越長越胖，是眾所週知的肥妹，我卻常常差遣她替我買零食。

到中學時我也已經投身社會了，她也不來我家中玩耍。

時間過得特別快，可惜我到死後才仔細看看豬女，她長高了，瘦了，漂亮的姑娘。

在我心中，她在我家中瀨尿，還是歷歷在目。

喜見時間令她成長，可惜卻也把我帶走了。

悲涼，不禁懷疑，為什麼要有天堂？人間每人也長生不老，便是天堂了。

我應該上去家中見一見媽媽，不過我還是徘徊在屋苑多一會，我不知道見了媽媽後，還會不會有感覺細看這裡。

在這裡讀書，初戀，成長。發覺自己一直留在這地方，我的世界是如此細。

沒法如詩如歌地描寫這兒的味道，只是一種間單的熟悉感。

我在樓下，望在大廈無數個單位，自己的家如豆點一樣小。

多少人活在這大廈？忙碌如螞蟻。

童年時，看見這些高樓大廈，自己的家，我也感嘆人類的科技。

漸漸長大了，覺得這是一個城市的應份，沒有特別。

這一刻，童年的感覺又出現。渺小的人活在大城市，密集。

我問安琪：天堂有高樓大廈嗎？

我發覺自己不能抽離成為一個城市人。

我在數單位。我想數清楚這大樓住了多少家人。

活著時很討厭忙碌，討厭密集，討厭壓迫。

臨界離開人間，卻想記著令自己討厭的感覺，畢竟它們伴我成長。

「不如去行山？」安琪說。

我覺得這句話毫無厘頭，沉思幾秒，也毫無厘頭答一聲「好」。

便到體育用品店，買了兩個背包和山鞋，把舊鞋掉了，穿上新鞋。

本來我應該看媽媽，最後卻跑了。

或者安琪知道，我也明白，見了也是無濟於事。

活的活著，死的死去，見面，也是添更多遺憾。

安琪是一個天使，她叫得我離開，也有自己的道理。

我們上了一輛的士，安琪喊司機到烏蛟騰。

在的士上想著媽媽。

笑也好，哭也好，反正回去見她，便是遺憾，注定傷心。

放棄了，反而瀟灑。反正我不能和媽媽說一句話，只能看她悲哀。

安琪看見我在樓下，不敢上樓，其實已經知道我害怕看見媽媽。

安琪是一個聰明人。

突想又想起昨晚在蘭桂坊，她故意帶走一個，讓我和一夜情弟弟相處。

其實我明白她的用意，希望一個一夜情，告訴我別太執著。

不過，說實在，要是如此容易放下遺憾，安琪自己便不會留在人間當天使了。

幸好，我的遺憾不多。不過情感的東西，不是一加一等於二的問題。

好複雜。

其實我的思路也亂，不清楚自己在說什麼。

突然想起了蘭桂坊的弟弟，我拿出了他的香水，噴在自己的頸上。

安琪見了，問「發姣？」；我沒回答。

後悔昨晚沒有拿他的電話，可以的話我會問他有否為我抽煙。

可惜，無機會談情說愛了。

16

就在烏蛟騰下車，我不知道安琪要帶我去哪。

烏蛟騰還有人家居住。

對上一次行山已經是很久之前。

最印象深刻的行山，是伴爸爸回鄉，然後自己一個人任性挑戰黃山，交了一個朋友。

湊巧，也是女性，也是年紀比我大，就像安琪一樣。

每一段旅程，總會交一些朋友，然後又離別。

我知道，安琪一定來過烏蛟騰，這個地方也一定代懷念著某些人或事。

懷念的人，總離不開兩種，得著或虧欠。

安琪在烏蛟騰的故事，我沒有問。可能這幾天成熟了，覺得愛聽故事的人，都是八掛的。

很多時間，與其七咀八舌地講，不如用心感受好了。

「奇怪了，以前這裡有紅葉，好美麗的」，安琪眼睛在尋找紅葉。

「或者季節未到吧」，我回應。

以前，兩個字，就代表一個故事，或者安琪在紅葉下有過一段很值得懷念的回憶。

不過天意弄人，過去的人不能重遇，又過去的景物也無緣份重溫。

安琪的失望，我完全感受到。

當我和安琪一起行山，而安琪的心卻想著過去跟另一個人行山。

我覺得尷尬；緣份將我和安琪拉在一起。

大家都有心事，但山上的空氣，總是令人豁然開朗。

走了一個又一個指示牌，烏蛟騰九擔租下苗田。

我問安琪究竟要去哪。安琪走在前面，回頭一笑，說「紅石門，很難行的」

路途遇上幾個對頭人，應該是返回起點的人，安琪雖然不認識他們，但總會笑笑打招呼。

感覺上安琪是個遠足老手，這些招呼問好也是登山者的禮儀吧。

走了一大段路，看了不少風景。

停下來又看風景。從高望下波平如鏡的水面，遠遠又是山，沒有高樓大廈，只有自然。

香港的郊野，其實很美麗。世界這麼大，這麼美好，只恨我沒有太多時間，便得離開了。

我們食了一些茶點。

停下來，風景的情懷下，我不禁問安琪「我走了你會掛念我嗎？」

她眼睛向右一轉，望著海和山，想了一秒，說「應該會的，你幾好人」

我的嘴角不禁笑了，然後又止了笑容，心中又感一陣頹然。

「走啦」，安琪說。

一個人不開心，就得走走。去個旅行或野郊遊，活動力總會分泌一些物質，抑制憂鬱。

這是安琪說的理論。

走到一半，安琪停下來，細看旁邊的叢林。

我說：「有蛇嗎？」，她答「紅石門的入口到了」

原來這兒網了幾條絲帶，地上一塊石頭寫著紅石門入口。

一看便知，這不是官方的行山徑，算是一條秘道。

陡斜直下的路，還有不少碎石，叢枝橫生，我基本上不敢挑戰。

就在門口，讓安琪教我下斜心得。

她說「不要跌低」，這不就是廢話嗎？

突然見叢林微動而傳來雜聲。

聲音越來越近，終於看見兩個年青人，一男一女，走出紅石門的斜道。

看見他們，安琪便問「還有人在下面嗎？」

男的回答：「沒有人！全都走了，我們是最尾的。你們還不下去嗎？小心入黑後趕不及上來。」

安琪說「好的，我們會小心時間了」

其實在我們的世界中，沒有小心這回事，因為我個已經死了，不用怕其他危險。

不過那對年青人只是過客，就不必解釋清楚了。

年青人走了。安琪說：「一雙一對的探險也浪漫。」

我答：「幸好我們也是一雙一對」

笑。深呼吸一口氣，便走入了往紅石門的秘道。

要是我沒有死了，我一定不敢挑戰。

突然之間我說，「假若我在生便愛上探險行山這種刺激，沒有自由駕車的興趣，或者便不用死了。」

安琪回應「我喜歡行山，不會駕車，還不是死在馬路上？」

命運帶給我倆無奈；我們的臉上還是掛笑容。

這條通往紅石門的下坡路，既崎嶇，也危險。

我們萬分小心，避過一枝枝植物，碎石，下斜。

時時刻刻的警剔，也教人疲累。

我突然發覺這種狀態有得著，起碼叫自己不會分神，胡思亂想地傷心。

是與大自然博鬥的感覺。

一直也怕扭傷腳，幸好到平地了。

經過一段平坦的路，遠遠看見一間石屎小屋。

安琪說，「到了」。

然後就看見一片紅色，一片海。

如果我不是死了，一定會覺得好驚奇。

這裡的地下，不是灰灰白白，是紅色的。

小屋已經荒廢了。我只覺得以前往在這裡的人很可憐，因為每次離開也得爬山坡。

安琪跑了一小段，在風景之中，也同時在看風景。她深呼吸一口氣，像寶礦力廣告的女主角，青春和活力。

我也跑。到了她身邊，覺得這角度看風景最好。

海水和紅石。

難得我們遲出發，這風景沒有人，只我倆，特別寧靜。

我覺得寧靜就是美。

坐在紅石之上，安琪又點起煙。

水透明，天空藍，石紅。

開揚的景色下，吐一口煙，慢慢升上天空。

我說：「世界多漂亮，怪不得你不捨得離開。」

安琪嘴巴吐出一聲，我也不知道她呻吟抑或嘆氣，然後便躺下來，望著天空。

人是傳染的生物。我看見她躺下來，自己也躺了下來。

天空是天堂嗎？我也不知道，但細望天空，自然會想起天堂。

我問安琪：「離開的過程會怎麼樣？」；安琪沒答我。

沉默必定使人尷尬。

不過在我和安琪的默契下，一切也被消化，可能因為我們是生死之交吧。

天氣這麼好，我問了另一個問題「你會掛住我嗎？」

她答「會」；我有點開心。

倒數日子，我總希望別人會記住我。

我要消失了。希望有些人會令我覺得，我存在過。

看看時間，快五點鐘，喊安琪離開。

安琪起來，說「想到要爬上山坡，真的不想離開」

我也不想離開，可惜還是要走。

上坡的路果然吃力。

安琪在中途問「你的背包看似很重，不如我們交換。」

其實我的背包不重，不過還是交換了，因為我喜歡被照顧的感覺。

我覺得自己的腳快抽筋了，安琪扶著我，說很快便登上了。

結果，咬著牙還是完成了。只是想不到死了之後，還要勞役自己。

對趕路的人，時間特別殘忍。

夜來得突然，眨眼天空變得比地上石頭更深色。

我們的腳走得更快，視力慢慢變差。

原來到了郊外，才會由細節中感受到天色的變化。

就突然，安琪的急步停下來，我也停。

看錶，六點多了。

天已經完全黑了。或者有月光，但樹下更暗。

帶出手機的電筒，夜求出路。

我竟然沒覺得危險，反而覺得刺激。

幽暗中默步是一種快感，能聽到樹葉的聲音。

遠遠有反光，是兩個人。

我問「鬼嗎？」；安琪答「不，你才是鬼。」

然後發覺兩個人是剛在紅石門遇見的青年人。

我問「你們不是早早走了？」；女的答「拍照久了」。

看男背包上掛了腳架，大致上是個攝影發燒友。

他們沒有電筒，走不了，電話的電不多，不能放光，本來打算留來報警。

結果，跟我們的燈火離開。

重遇，往往是緣份。

回到人煙處。一對年輕人上了私家車，順道載我們回市區。

道別一刻說聲謝謝。

我們在市區，坐車回中環，再回到長洲。

我說「反正他倆愛攝影，早知拍個照留念」，或者我太希望世人會記得我了。

安琪說「算了吧，人生總有遺憾。」

我突然問「以前你也一樣，會和男朋友行山？」

她答「對呀」

又沉靜了。我知道不應該打探別人的過去。

不過每個人也會犯錯。反正我能犯的錯，應該不會多了。

返到長洲便到大排檔食飯。

又是同一樣的老闆娘，同一樣的對話。我開始對這種生活產生熟悉感，慣性。

安琪點了辣酒花螺，告訴我特別想食這味菜。

我覺得，辣酒花螺是一個重溫，是止渴安琪的回憶。

我沒有探討背後的故事，或者背後根本也沒有故事，就是安琪想食辣罷了。

今天沒有飲酒，吃過飯後，吹一吹海風，回去洗澡，睡覺。

可能體力勞重，睡得很甜。

只覺得，今天的生活，平凡得很。

以為死後的日子會以淚洗面，原來還不是一樣。

17

張開眼睛，這是在人間最後一天，安琪還睡得很甜。

這天我不追求人世的遺憾了，可能是看化了吧。

推開窗簾，陽光晴朗，換上了當天買下的白色比堅尼。

我一個人就到海灘外，曬陽光。

今天的早上的陽光比任何日子還要暖。

慶幸這天的天氣是我生命中最好的一天，如果下雨的話，我會十分傷感。

閉上眼睛，享受陽光，思緒突然濃起。

不覺間彷彿聞到潘 S I R 的氣味，皺眉頭，竟然想哭了。

心中喊自己，不要在最後的日子悲傷。

就站起來，離開了沙灘，回去渡假屋，止了情緒。

回到屋內，安琪依然未醒來。

我沉了一會，在露台看風景，然後還是出門買早餐。

人與人的交流，是我最後一個早晨。

可以的話，我會選擇留在長洲耐一點。

好可惜，時間不允許了。

這是在地球上最後一個早餐。

途中經過一間小店，進內，買了一支筆和一本簿。

回去，吃自己的早餐，一半安琪醒了，和她一起食早餐。

安琪問：今天想去什麼地方？

我答：沒地方，留在長洲。

拿起了耳筒和安琪的電話，聽歌，她的歌全都是東京事變和椎名林檎。

我睡床上，面向陽光，結尾的日子，又緩慢又急速。

安琪沒事幹，也沒話好說，一起躺在床上，分我一半耳筒，聽同一首歌，看同一個太陽。

或者吃太飽了，不知不覺又睡了，想不到人生最後一天，會如此捨意。

睡醒了，卻發覺安琪也睡著。

一個人到外面看海。

海和陽光協調。

呆了很久時間，安琪出來找我。

她問：不捨得嗎？

我答：你又不捨得嗎？

其實我很想安琪捨得這個地球，離開人世上天堂，因為每一個死去的人，都不應留在地球的。

她沒說話；我也沒說話。

有時候，不是話語能改變一個人的決定。

臨走的一天，我覺得遺下安琪是一個遺憾，可惜沒能力改寫。

望著海闊天空，只覺得對自己喜歡過的人或喜歡過自己的人，都好遺憾。

陽光使人疲累。

我們兩人還是回去屋內。

抽自己的煙，思緒沉默。

看著世界的學生鬥爭，警察放了催淚彈。

學生和警察，都存在小小的電視中。

如果我是年青人，或者我會到場支持。

好可惜，我已經死了。 有沒有真正民主，對我來說沒有意思。

有沒有我到場，也當然沒有意思。

看著廣場外的學生奮鬥流汗，心還是不停跳動。當然，人心是會跳動的。

唐英年說過，梁振英會用防暴警察鎮壓。歷史的確還了唐唐一個公道。

身為一個老師，也擔心在場會有自己的學生，也擔心開開槍。

好可惜，望著電視，什麼也做不了。

美是我的學生，也是這個社運的搞手。

如果我有能力，我希望保佑她。

然而我無能為力。

每一個人，為了自己的夢想，什麼也不害怕。

安琪把電視關上了，說討厭看這種紛爭擾亂。

我尊重安琪的想法，同意把電視中的世界斷電。

雖然是關心時局，不過我明明，反正明天也不在人間，無論多少事情發生，世界也得和我斷絕來往。

屋內二人，聽音樂，抽煙，沉默下來。

那一邊的世界在動盪。

無聊，風景也給看透。

安琪拿了一些文件給我，要我簽好了，明天就不用倉猝。

簽著簽，又想起第一天和安琪會面的情況。

眨眼便走過了七天，流了不少眼淚，也有不少笑容。

說過了自己的故事，也聽過了安琪的人生。

我問安琪拿了一本疊白紙，因為我突然想寫下這七天發生過的事。

安琪覺得我的想法有意思，她自己也寫下了這七天的日記。

結果在長洲的小屋中，兩個人低頭埋首在白紙黑字中。

我們說好了，明天離別時交換日記，好讓我們懷念對方時，能睹物思人。

我不知道安琪會不會想起我，但我一定會想起她。

回憶這幾日的日子而寫字，竟然會由心中微笑出來。

終於都明白，為什麼上帝會賜七天的時間給人們留戀。

走過這小小的時光，的確令我放下了枉死的孤獨感覺。

感覺如果自己沒有經歷過這七天，必定死不甘心。

大家的日記也寫好了。

安琪想偷看我的，我搶回來。我覺得當口當面看別人感性文字，會好尷尬。

天色也夜了，要得吃過我們最後的晚餐。

同一樣的大排檔，我和老闆娘道別：「我們明天走了！真的不捨得你。」

「不要緊呀，有空再來長洲囉！」，她說。

我和安琪也笑著拋出一聲，好。

說不上強顏歡笑，不過這笑容背後是很複雜的情緒。

反正大排檔的人也討論學生和警察打鬥。

我和安琪一起食最後的晚飯。

時間在倒扣，無人能夠阻止。

一來又關心離開後的自己，同時也關心離開後安琪的生活。

她答：「還不是如此生活吧，不過少一個朋友罷了」

有點感觸。

你不能上天堂嗎？ 我問

能。隨時。 她答。

為什麼不上去呢？ 我問。

我也不清楚了。 她答

記得她曾經說過，因為死時太年輕，太任性，結果為了自己的男友而留下人間。

我好懷疑，世界上會否有至死不渝的真愛。

我又再當一次八婆，問她：你還掛住你的男朋友嗎？

她答：不了，反正他已經結了婚。

究竟安琪的答案是假或真，相信連她自己也不清楚。

「我再在離開時見一個」我說；她很好奇我的答案。

這個人是安琪的男朋友。

畢竟安琪是我的僕人，沒有能力反抗我的意願。

不知道安琪會喜歡或討厭再一次看他，不過反正我也離開了，儘管任性一次吧。

安琪無奈地苦笑，說我是一個死八婆。

一聲好，一聲走，她很瀟灑地答應。

不知道再遇自己已結婚的舊愛，心情會是什麼樣，不過安琪的表現是爽快。

其實覺得安琪應該沒有留戀，一個沒有留戀的人，行動不會拖泥帶水。

我們在逃離長洲的船上，為著看他一面。

你會很驚嚇的，安琪說。

究竟他是什麼樣子呢？我問。

我也不知道，當天使以後便沒有再見。安琪答。

船到了。安琪說一句「真快」。

我知道安琪其實不想看見男友，因為如果她急不及待要見他一面，只會覺得船程太長。

安琪是一個重情重義的人，就因為我個人的好奇心，她不介意挖開自己的瘡疤。

這一刻突然後悔，可惜，船已到中環，我沒有打回頭的勇氣了。

我不知道安琪男友在哪裡，安琪一直領住我走。

沒有坐車，就徒步的走，沿路很多疲累的年青人迎面。

發生什麼事，我和安琪也不知道。

我問安琪要到哪去；安琪自己也不知，但她的直覺好準，不會錯。一個天使的直覺是百分百準確的！

越來越多年青人。

安琪跑了，我也漸漸的跟著跑。

或者要見一個多年不見的人，心情開始激動了。

我們的步伐沒有驚動任何人，發覺這裡是市民佔領了的馬路上。

奔馳的感覺，多麼著急和踏實，每秒也清清楚楚聽自己的心跳。

周圍的人都亂跑起來。

一個阿叔大嗌：加油，年輕人，香港是你們來保衛的。

我心想，這是革命嗎？

活到最後一天，看見革命，也算大開眼界。

人群，馬路，和黑夜。

人群越來越濃密，安琪推開一個又一個人，我緊緊跟隨。

一個人遞我口罩，叫我們好好保護自己；安琪已走得遠遠。

我沒法再追，定下神來，看見周遭的人都戴上口罩，保鮮紙保護皮膚。

人群的盡頭，也是安琪跑往之處，有一班防暴警察，和市民對峙。

終於在最前方找到了安琪，她轉個背來，跟我說：「我的預感，他就是在這裡」

「是警察嗎？」我問，她點頭。

她喊我遞她口罩，免得被男友看見後，要化成蝴蝶。

我明白這種感覺，每次化成蝴蝶，反而顯得人鬼殊途更淒涼。

這邊的市民戴上口罩；那邊警察裝上防毒面具。

大家都躲在防具之下，卻又聚集在一起。

所有的噪音都顯得沉默，尤其是每一個人的心都動盪不安，只會聆聽到沉默的呼叫。

究竟會不會開槍鎮壓？這是每個人都想知道的問題。

幸好我已經死了，沒有人再為我擔心安危。

也想告訴身邊的人，我已經過世了，不過還是支持你們。

安琪戴上了口罩，只露出一雙眼睛，而這雙眼睛凝看著裝上面具的警察。

沒有表情，只有眼睛，人們的眼神自自然然會說話。

安琪沒有流淚，是個堅強的人，雖然這一刻無比的可惜。

難得一個機會，給自己看看在生時的戀人，重溫這個遺憾。

偏偏，這個久違的戀人的樣子，被一個防毒面具遮蔽了。

面前上幾百個警察，誰會是安琪的戀人？

18

人群都起哄了。原來警察高舉一支警告旗，表示快將放催淚彈，要群人離開現場。

一個大叔勸年輕人別怕。

身邊一個年輕人緊張起來，竄到一角，拿出煙，扯下口罩，鎮定情緒。

安琪和年輕人互望了一眼，年輕人遞安琪一根煙。

安琪接了，扯下口罩，點起煙，轉身，拉我離開了對峙區，離開了這幾個百警察和群眾。

我很焦急地問：為什麼。

安琪一手掉走口罩說：算了，不想再等，也不會再等。

安琪和我又再奔跑，跑回碼頭，搭最後一班船回長洲。

重遇戀人，又得和他再一次分手。我在想，究竟對安琪來講，這次碰頭，是得是失呢？

不敢問。

大概安琪也有答案，緣份終歸不讓她再見他一面。

安琪看看手錶，說，「明天早上，帶你回去你死的地方，有車接你走，那就是我倆的最後一面」

我說聲好，然後不自覺嘆了口氣。

「傻豬，開心點吧」她說，摸摸我的頭。

回到屋裡，我埋首把日記最後一篇寫完，是關安琪的男朋友的。

然後回到床上，最後的晚上。

關上燈，安琪的頭髮好香，我和她說一聲謝謝。

她又笑了。不自覺流了兩滴淚水，想忍住，忍不了，抱著安琪大哭一場。

哭得疲累無力才入睡。

說實話，很感激人生有這個朋友，尤其在最可憐的關頭裡。

給鬧鐘叫醒，我倆先後梳洗。

出門前，安琪又為我化妝，我用臉感受她的力度。

又一次聽到她的呼吸，也是最後一次了。

然後交換了我們這幾天的日記。

離開了，安琪推一推我，叫我開心一點。

我也推了她一下，大家哈哈笑。

笑得有點不自然，不過總比愁容舒服得多。

船和車，離開了生活了七天的長洲，回到案發意外地點。

在這個街頭上，等待接我的車來臨。

我望了安琪一眼，她望著我笑了，我也笑了。或許都感激大家的存在，令大家快樂過。

如果天堂是快樂的，一定會有像安琪這樣的朋友。

車來了。司機是個中年人，安琪說他也是個天使，會載我上天堂。

他替我開車門。

我和安琪說了一聲再見。突然她擁抱，她的感覺很強烈，用力得要我都痛。

我在她的肩上深吸一口氣，緩緩吐出來。

「多謝你，真的謝謝你伴我渡過這愉快的七天」我說。

她吻我的臉，吻得好深。

我閉上眼，一秒，兩秒，三秒，推開她，笑說「你是基嗎？」

她笑了，笑中有淚。低頭一會，再說，「真的道別了，再見」

我坐入車中，閉上車門。

司機說：出發了嗎？不能回頭的

我和安琪再對望，微笑。然後向司機點頭，車開了，離開了安琪。

19(安琪的自白)

李詠兒就這樣離開了我，離開人間，上天堂去了。

在車開出的半個小時，電話突然收到一段李詠兒寄給我的文字。

她寫了這七天以來發生的事，離別的一段沒有寫，唯有在車上寫出感想，網絡上傳給我，好讓我完整這七天的故事。

最後的一句祝我生活愉快。

那一天，就是李詠兒離開我的第一天，我看過她記這七天的文字。

好明顯被她感化了，又可能有點空虛，我也想寫下我的日子了。

沒錯，我就是安琪了。

過了幾天，我發覺得掛念詠兒了。詠兒好希望有人掛住她，結果我為她達成這個願望了。

天使這份差事，其實也算厭惡性。每次要和別個女孩生活七天，雖然以前素未謀面，但送她們最後一程，總是帶點空虛，因為上了天堂，就是永別了，不能再聯絡問候。

其實我有時也會像詠兒一樣傻，好希望別人會掛念我。不過我都明白，時間久了，漸漸情淡，一切空虛也會給現實的瑣事填滿。

我以前有個男朋友，他很喜歡我，不過我過世後一段很長的時間，他和別人結了婚。知道自己沒有成為他的包袱，其實是值得高興，好可惜，被人遺忘的感覺，同時也不好受。

我死的時候沒有上天堂，選擇留在人間，當天使。不是因為我愛當天使，因為天真地以為做天使會積陰德，可以給我一個復活的機會，好可惜這個不是事實，只是我一廂情願的倔強。

當天使的生活，好孤獨，不過，當一個人習慣了沒有朋友地生活，就自然接受了孤獨，不當作一回事。

不過近來的日子好奇怪，我漸漸又重新感受到孤獨，這感覺只有我剛剛當天使時才有。以往我送人上天堂後，都有幾天空虛期，可這次空虛期維持久了。

或者我會歸咎於詠兒寫下的文字。這段日子我無聊時總會翻閱她的文字，又想起那些日子的人和事，更會幻想詠兒在天國的生活，想反問她有沒有掛住我。

就因為這些文字，令她活在我心裡，卻又不活在我身邊，生活變得悶悶不樂。

人和人之間的緣份和化學作用，是十分奇妙。

就如同李詠兒會感激羅安琪活在她身邊七天；其實羅安琪也很感恩陪李詠兒走一程。

雖然離別後會失落，不過跟對的人邂逅總是恩賜。我每天都這樣安慰自己。

經歷有喜有悲，不過重溫過去，總是令人感淒冷。

我決定要找一個新的客人，充實下無聊的日子。

是個為情自殺的姑娘。我一向不喜歡處理自殺的人，怨氣太大了。不過因為我太寂寞了，還是接受了這個客人。

姑娘以淚洗面，要我帶她見不同的人，彷彿心中有不少遺憾。

有千方百計想死，有人卻半途死於意外。人生真諷刺。

有時候見姑娘太過傷心，會遞她煙和酒，叫她一醉解千愁。

她卻說最討厭這些東西。

我覺得好奇怪，有人可以負面到放棄生命，卻要在煙酒這些惡習中尋找自己的道德高地。

對著這個姑娘，我卻特別懷念詠兒了。火花，不是每個人也能擦出的。我嘗試用一個新的人去取代舊的人，偏偏這個新人卻反襯出舊人的好。

一輩子可以得到的知心不會多。

有一天我跟這個小姑娘鬧交了。或者我是一個被逼離場的人，自然和放棄生命的人有磨擦。

我的決定是錯的，不可以因為一時寂寞，而和不能相處的人走再一起，那怕是幾天的時間，也會出事來。

姑娘就交由另一個天使處理；我便要接受紀律調查了。

天使必需要擔當好人的角色，因為每一個過世的人都淒涼，大忌是落井下石。

這段時間我不能跟進其他客人，顯得特別孤獨。

又唯有在無聊細看詠兒的文字。

突然一天心血來潮，到深水步遊盪，竟然又看見和詠兒一起照顧的走失小女孩，勾起很多回憶。

一個人問過你「你會不會掛住我呢？」，你就自自然然會掛住他。

心中的思念開始發芽，我不知道它會不會有凋謝的一天。思念發芽會令人難受；假若思念會在某一天凋謝，也會教人唏噓。

(作者的話:寫了兩個月的故事, 嘔心瀝血, 想過放棄, 多謝大家的鼓勵!
喜歡我的故事可以在FACEBOOK留言支持我! 後會有期!!!)